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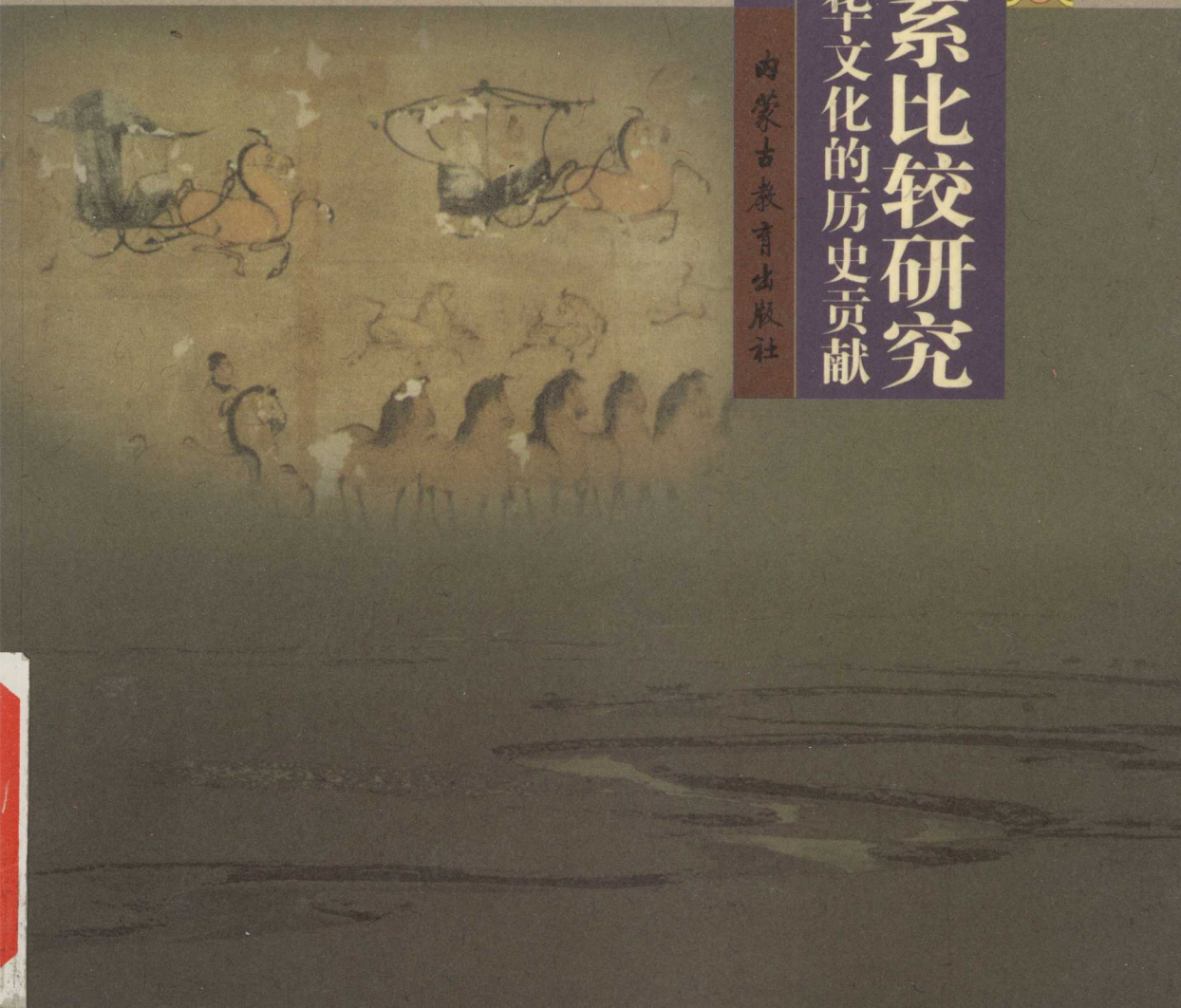
# 中华文化大系比较研究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

(上)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潘照东 著



K28/69

潘照东 著



# 中华文化大系比较研究

—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

(上)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

1720890

0890

徐州师大图书馆



23744124



#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

## 编委会

主任委员：陈光林

副主任委员：莫建成 乌 兰 张国民 连 辑

编 委：张守孝 李 冰 盖文山 刘 高 徐凤君

刘 瑞 石玉平 贾学义 吴团英 牛 森

宝力格 马永真 安建洛 董恒宇 常军政

刘兆和 包双龙 暴雅艳 张志华 其其格

执行委员：吴团英

主 编：吴团英

副 主 编：马永真



# 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草原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陈光标

进入 21 世纪,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文化的战略地位日益显著提升,其作为重要社会资源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通过文化的视角、手段和途径来审视、处理和协调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问题和各种复杂关系,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充分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作用,以及文化的审美、娱乐、教育和对社会群体的凝聚作用,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普遍共识。

正是因为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他指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当前,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是思想理论文化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命和长期任务。

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源远流长,绚丽多姿,辉煌灿烂。她是由中华民族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创造和发展,由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共同构筑的。显然,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视角,2002 年 10 月我在内蒙古社科院调研时曾经郑重地提出,请社科院的同志认真研究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战略地

位,并且希望把这一研究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现在,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们欣喜地看到,草原文化研究已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当然,这一研究,还仅仅是开始,需要不断深化,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升华。我相信,这一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将会不断得到历史的验证。

关于草原文化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把握并不断深化。

### 一、关于草原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特质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需要重点研究的中心内容。综合目前的研究,对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我们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

第一,要弄清什么是草原文化,即草原文化的界说问题。我们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其中价值体系是其核心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过程,草原文化在早期经历细石器文化之后,前后演绎为以西辽河流域为代表的早期农耕文化和聚落文化,以朱开沟文化为肇始的游牧文化以及中古时期逐步兴起的游牧和农耕文化交错发展的现象,到近现代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又为草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使草原文化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地域与民族相统一、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复合型文化形态。

第二,草原文化的类型问题。从文化学上分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草原文化视为一种以崇尚自然为根本特质的生态型文化。这种文化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从观念领域到实践过程都同天地自然生态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做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甚至以敬畏和珍惜的心情对待自然,保护自然。这也是草原文化不同于伦理类型的中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第三,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这是目前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有许多观点正在热烈讨论之中。这里,我们将其基本特征概括为如下四点:



历史传承的悠久性。草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从远古开始,在中国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就有人类的祖先繁衍生息;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代,这里相继产生多种开文明先河的文化成果;特别是游牧文明形成后,将草原文化推向新的历史时期,使草原文化成为具有历史统一性和连续性并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文化。

区域分布的广阔性。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大致分布于包括从大兴安岭东麓到帕米尔高原以东,阿尔泰山以南至昆仑山南北的广大区域,涉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西藏等省区。在这一区域范围内,虽然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所创造的文化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具有复合特征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当然,草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现象,又当别论。

创造主体的多元性。草原文化是草原地区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由于这些民族分别活跃在不同历史时期,此起彼伏,波澜壮阔,使草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突厥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等。这是草原文化创造主体多元性的集中体现,也是草原文化区别于中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文化创造主体虽然是多元的,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传承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表现在草原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

构建形态的复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特色鲜明的复合型文化。草原文化不仅如上所述,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也是游牧文化与其他经济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从古至今相继产生过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

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草原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相互激荡、碰撞、冲突和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 二、关于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整个草原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研究草原文化,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去把握,如此才能对草原文化有本质意义上的认识。

经过近年来的深化研究,我们确立的基本认识之一是: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这一论断,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全国学术界、理论界、文化界等社会各方面的共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正逐步表明,作为草原文化发祥地的我国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等草原地带,不但分布有许多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印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表明,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社会发展程度处于领先地位,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苏秉琦语),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有人还提出,黍、粟的起源很可能在中国的北方,即现在的内蒙古地区。换句话说,中华文化因为有了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生长的草原文化的灿烂源头,才使中华文化既有独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又充满生机与活力,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

确立的第二个基本认识是: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探讨的草原文化,是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草原文化,即中国的草原文化,它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在历史上还包括整个蒙古高原,它还应当包括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区域,可以说,这是中华各区域文化中分布最广的区域文化之一。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是由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其中,中国北部的游牧文化作为草原文化的



主导类型特色独具,与中部、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相结合,构成既珠联璧合又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

确立的第三个基本认识是: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这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发展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内在建构。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天人合一”及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可以认为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不断繁荣的历史。

### 三、关于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

进入 21 世纪,草原文化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这不是偶然的。如何认识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认为,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首先体现在它能够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历史基础和价值资源。在草原文化发祥地北方草原,从远古开始就有早期人类活动的印迹。进入新石器时期,这里相继产生了拥有“华夏第一村”、“中华第一龙”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许多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文明结晶。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草原文化又在建立政权、创制文字、建设都市、繁荣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成吉思汗、耶律楚材、明安图、曹雪芹等一批举世闻名、迄今仍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家,为丰富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民族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草原文化留下的丰富遗产和文明积淀,已成为中华现代文明建设的宝贵历史资源。例如,草原民族在北方苦寒之地锻造出来的那种吃苦耐劳的品格和自强不息、豪迈刚健的民族精神,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中培育出的那种奔放性格和博大胸怀,以及在认识和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上形成的诸如崇尚英雄、践行自由、守信讲义、互助友爱的基本态度和准



则,至今依然是包括草原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源泉,都需要我们认真挖掘汲取,进一步发扬光大。

其次,草原文化已成为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领域体现得十分突出。例如,草原文化所蕴涵和揭示的生态文明意义。草原游牧民族由于生存的需要,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选择,珍爱草原和生灵,重视对草原、森林、山川、河流的生态保护,对生态保护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比如,为了防止草场的超载使用,将可利用的草原划分为四季营盘,以减少对草原原生态的破坏。传统的游牧、轮牧、休牧,实际上都是对草原自然生态恢复的科学理念和做法。历史上还形成过一系列保护生态的法典。特别是在当今人们崇尚生态文明、绿色文明,重视提高生活质量的时代背景下,那些以无污染、纯天然绿色产品闻名的“草原文化”品牌愈来愈受到欢迎。来自内蒙古草原的伊利、蒙牛、鄂尔多斯、鹿王、小肥羊、草原兴发、河套面粉等知名企业和产品,就是依托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蕴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草原文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国先进文化,实质上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草原文化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今日草原文化创造主体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翻身解放,走上了富强文明、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歌唱党的领导,歌唱社会主义,始终是当代草原文化高昂的主旋律,也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团结进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着特殊的、浓厚的熏陶力和感染力。

第三,草原文化成为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又是区域发展长期不平衡的国家。我国的现代文明建设,既要发挥沿海发达地区“先行一步”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又要加快中西部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人口占多数的汉族和地域分布广的少数民族共同实现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结果。而在我国民族地区和广大少数民族之中普遍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从那里所处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文化、民族特点等实际出发,依



托和借助于地域的和民族的载体和形式,使我国现代文明建设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特征和方向,又具有地域和民族形式上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原文化以其特有的风格,为我国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重要形式。比如,这些年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正在开拓出一条既重视生态建设,又加快地区繁荣发展,既坚持开发建设,又促进民族和谐的发展道路和建设形式。草原文化为现代文明赋予的建设形式,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丰富多样的形式之一。

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断融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以草原上千百年来盛行的传统节日那达慕来说,已经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它所展示和表达的已经不单是草原人们的娱乐竞技,而是增强了文化与生产、商贸、旅游等经济生活的联系,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内涵,实现了草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对接,更加凸显了民族、地域特有的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需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现代文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

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还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如前所述,以天人和谐相处为根本特质的草原文化,不仅含有丰富的处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资源,而且具有这方面实践活动和实际经验以及这一实践活动结下的丰硕果实。当我们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辽阔的草地、森林资源千百年来基本得到保护,形成我国北方的一道绿色生态屏障,为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草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在要求有更深刻的历史感悟。草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认同和促进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伟大历史作用,这种作用迄今为止仍然是我们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大团结,构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根基之一。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的内蒙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繁荣和谐的景



象,为祖国建设和边疆安宁、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既是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开拓进取的结果,也是内蒙古作为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传承地,受到草原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草原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



#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三大主源(上) / 25

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华先民及其文化遗存 / 27

第二节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中华先民及其文化遗存 / 30

第三节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先民及其文化遗存 / 33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其三大主源(下) / 41

第一节 黄河文化区 / 42

第二节 长江文化区 / 46

第三节 草原文化区 / 51

第四节 中华文明雏形初现 / 60

第三章 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 / 70

第一节 黄河流域的文化发展 / 70

第二节 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 / 74

第三节 草原地区的文化发展 / 77

第四节 多源汇聚形成中华文明 / 81

第四章 奴隶社会早期中华文化大系的发展 / 99

第一节 夏王朝的建立与华夏族群的壮大 / 99



- 第二节 夏代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 107
- 第三节 北方草原的文化发展 / 113
- 第五章 奴隶制社会中期中华文化大系的发展 / 117
  - 第一节 商朝的建立与华夏文化的发展 / 117
  - 第二节 商朝的政治制度 / 122
  - 第三节 商代经济发展 / 123
  - 第四节 商代的文化 / 128
  - 第五节 长江文化的发展 / 131
  - 第六节 草原文化的发展 / 134
- 第六章 奴隶制社会晚期中华文化大系的发展 / 137
  - 第一节 周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 137
  - 第二节 西周至战国的政治发展 / 145
  - 第三节 经济发展 / 149
  - 第四节 文化发展 / 152
  - 第五节 长江文化发展 / 156
  - 第六节 草原文化发展 / 159
- 第七章 封建社会早期中华文化大系的发展 / 163
  - 第一节 封建王朝的建立与文化的冲突和交流 / 163
  - 第二节 封建政治制度 / 167
  - 第三节 王朝更替与政治更新 / 170
  - 第四节 经济发展 / 172
  - 第五节 文化发展 / 177
  - 第六节 科学技术发展 / 184
  - 第七节 长江文化的发展特点 / 187
  - 第八节 草原民族的发展 / 189
  - 第九节 草原文化的发展与特点 / 201



- 第八章 封建社会中期中中华文化大系的发展 / 208
- 第一节 建立在民族文化交融基础之上的隋唐王朝 / 208
  - 第二节 从统一到分裂再统一的政治局面 / 215
  - 第三节 经济发展 / 222
  - 第四节 文化艺术的发展 / 229
  - 第五节 长江文化的发展特征 / 236
  - 第六节 草原诸族的兴替及其特点 / 241
  - 第七节 草原文化的发展特点 / 249
- 第九章 封建社会晚期中中华文化大系的发展 / 256
- 第一节 文化的冲突、交流与融合 / 256
  - 第二节 经济发展 / 267
  - 第三节 文化发展的特点 / 270
  - 第四节 长江文化的发展特点 / 279
  - 第五节 草原文化的发展与特点 / 285
- 第十章 中华文化大系的地域特色 / 295
- 第一节 黄河文化区系 / 296
  - 第二节 长江文化区系 / 311
  - 第三节 草原文化区系 / 328
- 第十一章 政治文化 / 349
- 第一节 中央王朝的体制特点及其兴衰规律 / 350
  - 第二节 长江政治文化及其特点 / 374
  - 第三节 草原政治文化对中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 / 383
- 第十二章 军事文化 / 411
- 第一节 黄河军事文化及其特点 / 411
  - 第二节 长江军事文化及其特点 / 432
  - 第三节 草原军事文化及其特点 / 444

## 第十三章 经济文化 / 478

第一节 黄河经济文化及其特点 / 478

第二节 长江经济文化的特点 / 493

第三节 草原经济文化的特点 / 508

## 第十四章 丝绸之路 / 525

第一节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 526

第二节 西域丝绸之路 / 537

第三节 唐蕃古道 / 546

第四节 蜀身毒道 / 551

第五节 海上丝绸之路 / 559

## 第十五章 社会生活 / 566

第一节 黄河文化区社会生活的特点 / 567

第二节 长江文化区社会生活的特点 / 585

第三节 草原文化区社会生活的特点 / 597

## 第十六章 科技教育 / 626

第一节 黄河文化的科技教育 / 626

第二节 长江文化的科技教育 / 645

第三节 草原文化的科技教育 / 657

## 第十七章 文学艺术 / 681

第一节 黄河文化的文学艺术 / 681

第二节 长江文化的文学艺术 / 704

第三节 草原文化的文学艺术 / 725

图片来源 / 757

后记 / 758

总后记 / 759



## 绪 论

—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她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发展的？这是分析、认识中华文明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早在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就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正统的观念，将华夏文化四周的地域民族文化分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认为其茹毛饮血，落后、野蛮、未开化，因此要“夷狄之大防”。这种中华文明“一元主体论”的观念根深蒂固，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囿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局限，传统的史学往往将中华文明等同于汉文化、中原文化，而将中原文化以外的、汉文化以外的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加以贬斥，一言以蔽之曰：“落后”、“愚昧”、“野蛮”。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观点形成与延续，是适应当时的统治者的需要的，具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同时，这样的正统观念也蒙蔽了人们的头脑数千年之久，使人们难以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华文明的产生之源，对于正确认识与处理中国的民族关系，更是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全力推进中华民族（包括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的进程中，提出并一贯坚持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一律平等的主张。同时，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实现了中华历史观的历史性大跨越。特别是在延安



时期,以范文澜为首的一批史学工作者,努力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出中华文明、中国的历史由构成中华文明的各民族共同创造——“在中国,汉族和当时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国,就是中国”<sup>①</sup>。但是,由于当时处于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观的变革倾向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认识问题,并受着客观条件的限制,未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更深入、详细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较长时期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仍然延续了以阶级斗争观点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期,更是极端化为十分片面的思维定式。一些史学大家,如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等前辈学者,虽然曾从不同角度努力客观地深化、拓展对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但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甚至翦伯赞本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难逃身陷囹圄、含冤自尽的厄运。在这样不正常的社会氛围下,关于中华文明源流的研究自然很难正常开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理论界、学术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费孝通先生积数十年研究之大成,提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观点,论证了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多个点上发生、融合汇聚而成,并由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同发展的。这一观点是关于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研究的历史性突破,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赞同。

根据考古发现的新成果和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突破长期形成的“黄河文化一元主体论”(即“中原文化一元主体论”),提出长江文化源远流长,与黄河文化交相辉映,既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即“长江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摇篮——中华南方文明的摇篮”<sup>②</sup>。这一观点可以表述为构成中华文明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二元主体论”,以李学勤、徐吉军先生主编的《黄河文化史》、《长江文化史》为代表。“二元主体论”大大扩展了人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眼界,特别是对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一点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认识,其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②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第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